

甘肃前首富偿债 甩卖两家上市公司控股权连遭爽约

本报记者 王迎春 成都报道

恒康医疗(002219.SZ)的高层人事正在频繁变动,4月8日公司披露3位董事同时辞职,其中2位在3月18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刚刚被批准董事资格,另外1人于3个月前被批准董事资格。如此激

烈的人事变动背后,是恒康医疗的控股权变动一波三折。3月30日,这家公司宣布实际控制人阙文彬终止转让公司股份。阙文彬也是西部资源(600139.SH)的实际控制人,他也在着手出让西部资源的控股权,这项交易亦于近日终止。据已经披露的消息,阙

文彬及其名下公司欠下的债务仅本金就达50亿元。

身份证号码显示,阙文彬是地道成都人,他常常被人提起的名号却是“甘肃首富”。他发掘藏药“独一味”,并以此形成自己的独门武功,推动独一味(002219.SZ,已更名为恒康医疗)上市,凭

借这家注册于甘肃的公司爆红,他多次登上各大富豪榜,并一度当上了甘肃首富。其实在此之前,他早已在资本市场行走,抓住股权分置改革时机,于2006年以3630万元取得上市公司绵阳高新(600139.SH,已更名为西部资源)控股权。

割舍两家上市公司控股权 只求解脱债务

四川金融机构的态度并不适用于四川省外的金融单位。仅以恒康医疗为例,截至目前,阙文彬持有的恒康医疗7.94亿股股份接连被全国8家法院冻结,其债权人除四川信托、宏信证券外,还包括华龙证券、民生证券、东北证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东莞证券、华鑫证券。

2018年,A股多家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出现资金紧张甚至资金链断裂问题,由此引发大量股份转让甚至控股权易手案例。一时之间,一批民营资本系瓦解,一些老板至今仍困于债务泥潭中无法脱身,其中亦包括阙文彬。

尽管阙文彬从不接受媒体记者采访,但他的两家上市公司近几年来在各大领域纵横驰骋,亿级、十亿级收购案不断披露,吸引了不少投资者的目光以及他们的钱袋。只是,风向变了。今年3月21日、30日,两家上市公司连续披露阙文彬卖壳终止的消息。

4月9日上午,阙文彬名下150万股恒康医疗股票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拍卖,这批股票仅是他名下的一小笔。当前,他对两家上市公司的所有持股均处于轮候冻结中。

2017年11月9日,西部资源披露,其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恒康”)持有的3386.6万股西部资源股票,于2018年11月1日被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四川恒康为阙文彬所有,持股比例达

99.955%。虽然阙文彬立即与债权人达成调解协议,使这一冻结事件于11月23日化于无形,但盖子已经盖不住了。

几乎同一时期,2018年11月20日,恒康医疗披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阙文彬因与自然人吴剑、郁金晶发生8624万元借贷纠纷,其持有的7.94亿股恒康医疗股票被法院冻结。更糟糕的是,金融机构开始发难,华龙证券率先向法院申请将阙文彬的部分持股冻结。阙文彬持有恒康医疗42.57%的股份。

对于西部资源与恒康医疗的突变,二级市场的反应并不一致,毕竟,这两家公司这几年一直在大踏步跨界收购中,发展势头似乎总是一日千里的节奏。消息公布后,西部资源并没有出现其他股票通常有的暴跌行情,而是剧烈波动,上涨与下跌交织错落,成交量放大,这说明投资者对西部资源的处境判断处于矛盾心理。而恒康医疗则因为筹划重大资产收购,早早在2017年10月30日起启动停牌。

在冻结消息首次出现后,仍然

有投资者抱着侥幸心理给阙文彬提供融资。2018年1月31日,四川恒康将4500万股西部资源的股票质押给自然人牛永华,以换取借款。并且四川恒康方面宣称:“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暂无可能引发的风险。”

来自四川省的两家金融机构为阙文彬的债务提供了展期。从2018年1月至2019年2月,恒康医疗共披露4次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宏信证券为阙文彬展期了3次。这批股票共计8722万股,双方的质押融资交易分别开始于2016年12月和2017年1月,期限1年。2018年1月初,在这两笔质押到期后,宏信证券为阙文彬提供了分别展期3个月和4个月的服务,将这两笔质押的期限同步限定于2018年4月30日。不过,待这个期限到来时,宏信证券将这批股票的解押到期日又顺延至2019年1月30日。据2019年2月12日的公告,上述期限再次被推迟至2019年12月12日和2020年1月16日。

四川信托对阙文彬到期的

1865万股质押股,将解押期限从2018年10月12日推迟至2019年10月17日。

四川金融机构的态度并不适用于四川省外的金融单位。仅以恒康医疗为例,截至目前,阙文彬持有的恒康医疗7.94亿股股份接连被全国8家法院冻结,其债权人除四川信托、宏信证券外,还包括华龙证券、民生证券、东北证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东莞证券、华鑫证券。

阙文彬及其四川恒康通过质押股份的方式到底欠下多少债务?查询近年来两家上市公司的有关质押公告,这些具体的融资数额并未披露。不过2018年12月12日,恒康医疗回复深交所的问询函公告中披露,阙文彬质押恒康医疗形成的债务及民生信托的债务,本金合计50亿元。这一数额并不包括利息及罚息,亦不含质押西部资源形成的债务。

何以还债?在挣扎大半年后,阙文彬先后于2018年7月、10月向债权人给出了解决方案——转让控股权。

沈阳、河南两地富豪登场接盘

阙文彬将5.59亿股恒康医疗股份转让给张玉富,后者承接阙文彬及四川恒康35.19亿元债务本金及相应利息与罚息。阙文彬将2.35亿股恒康医疗股份转让给于兰军,后者承接阙文彬及四川恒康14.83亿元债务本金和相应利息及罚息。

2018年7月28日,西部资源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湖南隆沃文化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沃文化”)参照二级市场以每股4元的价格取得四川恒康持有的西部资源1.63亿股股份,涉及金额6.5亿元,以此取得西部资源24.55%的股份,成为上市公司新一任控股股东,如果转让实现,四川恒康将退居为西部资源的第二大股东。

不过,隆沃文化并不直接将6.5亿元支付给四川恒康,而是解决四川恒康欠下的杭州债务,支付给相关债权人。

隆沃文化成立于2018年1月,是一家非常年轻的公司,不过其实

际控制人王靖安在珠宝、白酒、旅游、金融、房地产等领域早有耕耘,曾于2015年取得新三板公众公司中控智联(430122.OC)的控股权。其身份证号码显示,他出生于河南驻马店,今年49岁。

2018年10月8日,恒康医疗披露,阙文彬与自然人张玉富签订《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张玉富承接阙文彬及四川恒康因质押恒康医疗股票而产生的全部债务,以此获得阙文彬手中持有的全部恒康医疗股份。且此协议生效还有一个前提,张玉富与恒康医疗签订借款合同,向上市公司提供800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由此亦可见,阙文彬及上市公司恒康

医疗的资金紧张程度。

一个月后,上述股份转让进展有了一些变化,恒康医疗的接盘人由1人演变为2人。2018年11月22日,有关这次股权转让的权益报告书正式披露,接盘人张玉富与于兰军的面目及其接盘方式得以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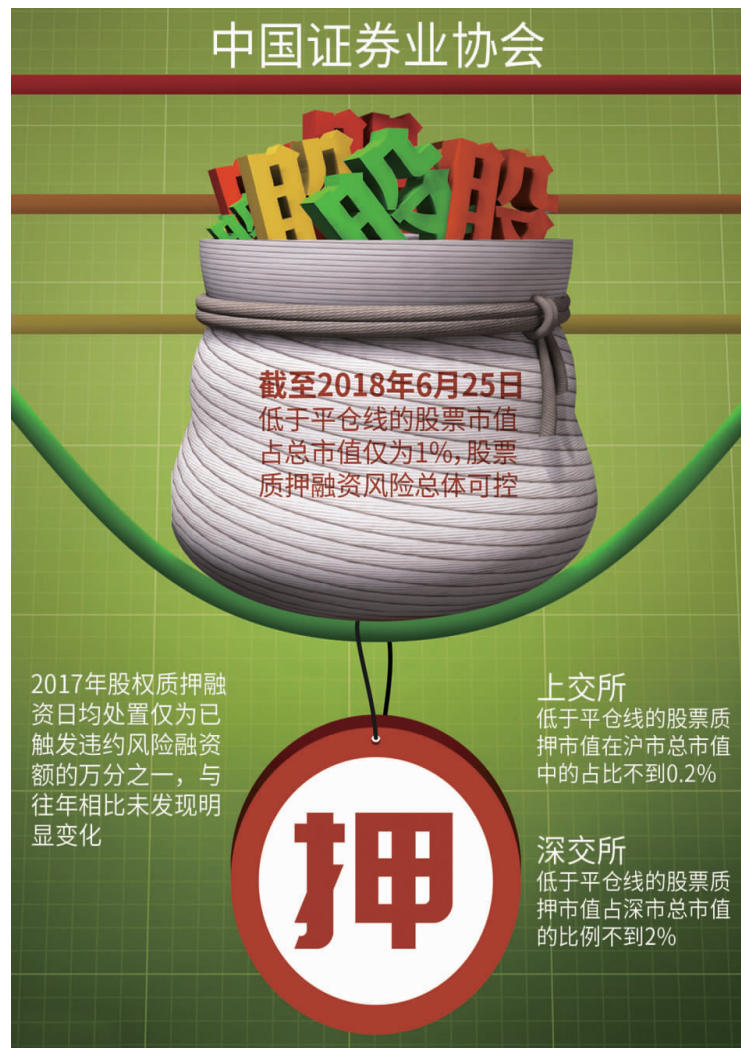
张玉富与于兰军同为辽宁省人。身份证号码显示,张玉富出生于沈阳市,今年57岁;于兰军出生于朝阳市,今年44岁。张玉富的企业涉足房地产、石油化工、投融资;于兰军曾在沈阳一家钢铁公司担任高管,名下有一些贸易资产。

阙文彬将5.59亿股恒康医疗股份转让给张玉富,后者承接阙文彬及四川恒康35.19亿元债务本金及

相应利息与罚息。阙文彬将2.35亿股恒康医疗股份转让给于兰军,后者承接阙文彬及四川恒康14.83亿元债务本金和相应利息及罚息。

张玉富与于兰军没有签下一致行动人协议,上述股份转让后,张玉富将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这一更迭做准备,在人事安排上,一些变化已经发生。2018年12月8日,恒康医疗宣布董事会换届,在新提名的4位非独立董事中,宋丽华与张皓琰以张玉富股东代表的身份进入了董事会。

然而,上述如此明确的股权买卖交易在推进数月后宣布戛然而止。



交易终止 A股多家公司出现类似现象

尽管控制权转让交易变数众多,近期仍有大量企业因控股股东出现债务问题而走上股份转让之路,如兴源环境(300266.SZ)、金字火腿(002515.SZ)、大连电瓷(002606.SZ)、国旅联合(600358.SH)、*ST保千(600074.SH)等。

2019年3月21日,西部资源披露,由于四川恒康的股份被多次冻结,在债务处置方案实施过程中,隆沃文化与债权人、法院没有就债务转移、司法划转达成一致意见,四川恒康与隆沃文化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以友好协商的方式宣布解除。

2019年3月30日,恒康医疗披露,张玉富、于兰军在半年时间内,仍未就债务转移、股份过户等事宜与债权人、法院达成一致意见。另外,3月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京东网、淘宝网等5个网站发布拍卖公告,宣称于4月8日上午10时至9日上午10时,将阙文彬名下150万股恒康医疗股票予以拍卖,债务状态进一步恶化。阙文彬认为张玉富、于兰军违反了承接债务的相关约定,决定解除与二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及相关文件。

在甩卖控制权接连遭爽约之后,阙文彬如何解决背负

的数十亿元债务?西部资源方面称,四川恒康将继续寻找战略合作者。恒康医疗方面则称,阙文彬将积极与债权人协商,尽快确定战略合作者。西部资源证券部工作人员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对于股东债务最新的进展需以公告为准,没有更多信息分享。阙文彬人在何处?“平时碰不到,也不知晓他何时来公司,因为大家上班办公的路径并不相同。”记者通过恒康医疗向阙文彬本人核实一些问题,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阙文彬正在遭遇的交易状况并非个案。据记者统计,最近有多家公司控股权转让交易发生终止事件。

记者观察发现,尽管控制权转让交易变数众多,近期仍有大量企业因控股股东出现债务问题而走上股份转让之路,如兴源环境(300266.SZ)、金字火腿(002515.SZ)、大连电瓷(002606.SZ)、国旅联合(600358.SH)、*ST保千(600074.SH)等。

青海省成立青投集团脱困小组 国开行牵头债委会

本报记者 张晓迪 北京报道

2019年伊始,青海省投资集团(以下简称“青投集团”)两笔债券未及兑付导致其资金紧张公开化。尽管随后青投集团方面对外澄清未及兑付系“技术原因”,并未构成实质违约,不过标普曾发布报告称,青投集团即将面临40亿元偿债压力。

而青海省政府也就青投集团债务问题,于2018年12月9日成立了“调整支持青投集团改革脱困工作领导小组”,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在青投集团债委会中也处于牵头位置。

除此外,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以下简称“国家电投”)也于2019年1月与青海省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或将参与青投集团的纾困工作。

成立脱困小组

《中国经营报》记者掌握的信息显示,为化解青投集团的金融债务风险,2018年12月9日,青海省政府成立了“调整支持青投集团改革脱困工作领导小组”,青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予波任组长,副省长韩建华和副省长、青海省国资委主任王黎明任副组长,其他相关部门、厅局主要负责人任成员。

债务规模

著名评级机构标普统计的青投集团未来6个月之内到期的信托贷款和融资租赁数额,约为40亿元。

根据青投集团债券募集说明书显示,青投集团债务状况不甚乐观。2018年上半年,青投集团营业收入为92.12亿元,净利润仅1598.41万元。截至2018年6月末,其总资产为644.26亿元,总负债高达500.62亿元,资产负债率达77.71%。其中,流动负债162.93亿元,短期借款38.36亿元。同时,其

与此同时,该领导小组还增设办公室、综合组、诉讼应对组、生产经营组和应急维稳组五个工作小组。

2019年2月,青海省政府向国开行方面寻求纾困基金,目前在青投集团债委会中,国开行处在牵头位置。2019年1月,国家电投已与青海省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或将参与青投集团的纾困工作。同时记者掌握的信息还显示,青海省政府计划继续与国家电投方面洽谈合作事宜,并计划寻求其他部委的支持。

2019年4月初,记者获取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青投集团方面对其债务问题表示,近年来由于受到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其主要期的银行借款中,青海省当地民和信用社、海北州农业发展银行、华融金融租赁等金融机构身涉其中。青投集团因2019年2月份债券延迟支付一事牵动市场关注,青投集团多处股权被轮候冻结。(详见本报3月25日B9版《所持股权被轮候冻结青海省投资金日趋紧张》)

此外,记者注意到,早在2018年10月份青投集团、西宁特钢集

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使其债务结构不合理的矛盾越来越凸显。在经济上升期,通过资本市场多渠道融资,保证了青投集团的资金需求,同时也保证了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但在经济形势趋紧时,债务风险急剧增加。

青投集团方面还称,从目前情况来看,其具有良好的资源、装备、

技术、人才及市场,弱经济走出下行周期后,企业盈利能力可以很快得到恢复,金融投资机构也可继续收取相应分红和利息,推动金融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当前其重点任务是对企业实施必要脱困措施,积极努力解决债务危机,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维护各金融机构和关联企业的经济利益。

大体系。

截至目前,下辖全资、控股子公司23家,参股公司3家,其中上市公司1家(金瑞矿业,股票代码:600714),员工1.55万余名。

目前,青投集团主要在电力、煤炭、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房地产开发及金融等领域进行投资,逐步形成了以煤-电-铝-铝加工产业链、水电资源开发-铝基合金-铝加工产业链、矿产资源开发及风险勘探产业链为核心的产业体系。